



漫 談

田倩君

漫漫冬夜，無從消遣，每晚膳後，下象棋一局，然後宜去誦經，我則讀書，用兵原是他的本色，當然我是望塵莫及，每次敗北，便嗒然若失，他居傲的說：「莫難過，算是你贏好了。」「別神氣，驕兵必敗。」我不服氣的說。果然今天那個驕兵敗了。

窗外月色如洗，夜是這等安謐，寒風陣陣吹送，愈顯得岑寂，我倆無言地坐着，宜不住地吸烟，我一言劃破這寂靜的空氣，竟引起來千言萬語——一個奧秘的往事：

「宜！我每在這月白風清的夜裏，最容易觸動無名悲感，任環境如何融樂，也覺得像迷途在無垠的沙漠中似的那麼孤寂，那麼淒涼，緊鎖着心扉，想哭也沒有一滴淚水，因此，我認識了哭的真諦，哭，固然是傷心，若真得放開胸襟大哭一場，倒是一樁快事，所謂『欲哭無淚』才是真正憂傷呢，我何以時常會有這等情緒？」宜爲我解釋得好：「因爲你具有那等超逸的智慧，可沒有找到個歸命的去處，所以才生起些無明煩惱。」「何處是歸命的去處？」我迷惘的問。「一句彌陀通西天，我勸你多念佛，你總是不聽。」我跟着問：「起初你何以曉得念經？是誰教你念的？」他

遲疑一會兒說：「提起這些事來話長，聽我慢慢告訴你」：

「我叔伯三房就我一個獨生子，又多病，老人家惟恐我不能長壽，父親便教我念金剛經，消災免難的意思，他老人家一生持誦此經。此次分別，大陸已將陷匪，我力勸他來臺，他說：『不必掛心我，到處是臺灣，我就要到終南山去，你以後不要忘記誦金剛經就是了！』說話間他健步如飛地走了，八十幾歲，行動起來直像個壯年人，從此海天一方，再不得晨昏定省，只有遵循父教，經常持誦金剛經，別來七年，從未間斷」。說到這裡，他燃着一枝烟，精神畧舒展一下，吐了幾個煙圈，繼說：「我嘗這樣想，此刻國運正當艱難，我們年富力強，應該替國家多做點事，俟反攻大陸後，國家承平了，我倆去深山修道，你以爲如何？」一面說着便走過來握住我的手，情急的問：「你說啊，情願不願意陪我去修道？」我嘲戲地說：「修道何用人陪」。是的，這是孽！他若有所失地鬆開手回至原坐位上，口裏念着龔定庵的一句詩：「那知學佛更多情。」我不願再加重他的窘態，說：「你所想的正合我意，只是我的身體太壞，似難壽考，恐不得陪

你太久！」「不應該說這掃興的話。」他的神情更轉黯澹，却沿沿地講下去：「再不要把些無根據的壞念頭戚戚於懷，況且福、祿、壽、考，都是過眼雲烟，生生滅滅，全是虛幻，只有那一點虛靈不昧的覺性，才是真實的哩，當我們相信了一真實恒常而無限清明廣大自覺自照之心之本體時，再來看現實宇宙的一切生滅變化，他們生滅，我心之本體，總是恒常，他們虛幻，我心之本體却是真實的，能了解這個道理，對於有形之軀殼的存沒，自然可以置諸度外，心境也自會擴明了，希望你把讀書時間分出一部份，多念佛，求知固然也是必要的，但那是無止境的生涯，若能把心定下去自相迴照，使大光明藏中智慧現起，那時萬理俱備於心，無待他求，所以修真養性，不惟可以改變人的氣質，確能體會到那等超自然的境界，你看着了凡的家庭四訓就知道了，常常存着些多餘的顧慮，會影響身體的健康，你放心好了，萬一你先我而去，我一定代你誦一藏金剛經」。一藏金剛經！我似有所悟地沉入遐想中，宜問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「想起來了，我興奮地說：『這真是一個巧合，你聽我講一個奇妙的故事』」：

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時抗戰方殷，有家歸不得，師範畢業後，雙重原因必須服務，我便開始教書了！那是個省立小學，爲避免空襲，校址移在距城遙遠的村鎮上，校方向臨近住戶借用幾間房子作爲

女先生宿舍，當我搬進去時，甚覺闊朗，一望即知這是個大戶人家，高大門牆，寬廣院落，月門內一架葡萄，已經結實，玉米粒子似的，一串串青綠下垂，煞是可愛，西廂房窗前一叢細竹，更富詩意，校役引我至西廂房北間，這屋子方磚鋪地，起脊瓦房，陳設頗齊全，均是朱漆櫥櫃，非常整潔，我正在檢點瑣事，一位老太太扶了個八九歲的孩子來，進得門便問：「你就是老師吧？」我猜她定是房主人，隨說：「給老太太添麻煩了，」那裏，不要客氣，住在一起等於一家人，這孩子是我的小孫兒，是你的學生。

「說着即命那孩子：『來，快給老師見禮』。孩子怯生生的行了個九十度的大躬，老太太仍關切地說：『老師用什麼，只管分付，可以隨時着孩子取來』，『不，您太週到了，有這些漂亮傢具，已經很方便了』她似沒注意我的答話，却向窗外張望了一下，欲言又止的說：『這房子從前是孩子的孀娘住，你一個人住在這裏不駭怕嗎？』『不怕，』我硬起膽子來說：『還有一位教唱遊的先生要來的。』『那就好好！她那種似放心又似憐憫的溫厚神情，教人依戀，然後她睜起眼睛，把屋裡巡視一週，拉起孩子手說：『咱們走吧！讓老師休息。』」

他們走後，我轉裏轉外，總覺這屋子太空朗，我一個人住當然會駭怕，若說出駭怕的話，人家豈不笑我不像個老師樣兒，好在教唱遊的先生來到就好了，太陽西沉了，

夜潮從地上升起來，漸漸的棹子下面，窗臺下面，一切物件下面，由暗灰變成漆黑了，那位先生為何還不來？「她若是不來，似石沉大海」。這比喻雖不像，但這時片刻難耐的我，却與君瑞有同樣苦滋味呢！已經是初更時分，這般晚是不會來了，於是裏外的門都閉起來，油燈燃得亮亮地，我應該早點兒休息，倚在枕上，眼望着屋頂，頂上也沒有天花板，看樑椽這般陳舊，這房子當有百年以上的歷史，牠原是個古老屋子，老屋一定經歷過不少滄桑，房主家景雖呈現着落漠氣象，既是個進士第，當然也會興隆過的，那麼這房子上一定做過不少喜慶大典……我的思緒像遊絲一樣飄忽，腦中即浮現出所想像的幻境，懸燈結彩，紅燭輝煌，亂哄哄鳴鑼響砲，繡幃中扶出珠環翠繞的新娘，哦！這房子裏當然也會生過小孩……「呱呱」似像聽到小孩的哭聲「汪汪：汪汪：」犬吠聲才鎮定我的錯亂神思，原來並沒有睡熟，只是渾沌地假寐，思想是何等紛亂啊，打起精神坐起，燈芯剔長些，強光可以助長膽量，這是我自己領會到的。愚蠢得可笑，何苦作些無謂的幻想來刺激精神，安靜的睡吧！但是閉起眼睛又想起來了：爲什麼老太太說我一個人住這裏會駭怕，難道有可怕的事情發生過嗎？一定的，百年老屋，既有過光輝地榮慶，也必然會死過不少人，治過不少喪事，喪事！哦！高塔靈棚，低垂素幃，孝子披麻挂哀，跪在草

舖上，哀嚎震地，紙灰飛揚，僧道超度亡魂早生天界，亡魂，不就是鬼麼，想起鬼來，我是何等駭怕啊！怕鬼是小時候驚破膽的，因爲小時愛哭，乳娘最愛拿鬼來唬我，她常常形容鬼是青臉紅髮，血盆大口，毛手毛腳，這印象深入我的腦海，現在所設想的鬼却不是青臉紅髮，也許是因滲進了神怪小說的色彩，這時所想像的鬼，竟是黑眉灰臉，陰慘慘，毛森森，沒有理性的精怪，愈想愈怕，愈感覺幽靈四伏，我不敢往蛛絲纏繞的屋樑上看，怕上面探出一雙陰慘的眼睛，也不敢往棹子椅子下面看，怕伸一隻大毛手來，屋角上落下一粒細沙子，比倒掉一堵牆還驚心，希望院子裏那隻大狗不住的吠，那聲音也許可以鎮鎮邪氣，我不敢禱告神明，此時即如真得神明出現，我是同樣地駭怕。

這一夜我不知是否曾經入睡，總算在這模糊的夢魂顛倒中過去了，教唱遊的先生終沒有到校，我夜夜如闖鬼門關，那天夜裡窗外秋雨瀟瀟，淒涼萬般，觸動鄉愁無限，至夜深不能入睡，忽從遠處傳來一聲女人的尖叫，漸漸細沉，一刻又聲，這怪聲一聲，狗跟着也汪汪幾聲，這不是鬼是什麼，李華說：「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」。所以這種雨夜，鬼最容易出來，用被子蒙起頭來，頭髮直豎，一陣陣冷汗冒，我暗自想道，這等苦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，決計明天辭去這個職務，這屋子縱然有人做伴也住不下去

了，鬼太多，我不能過這人鬼雜處的日子。

第二天房主家的老僕婦從我門前走過，我招她進來問：「夜裏鬼叫妳聽見嗎？」她笑笑地反問我「妳是說那個尖叫的聲音？」「是的，可怕極了，」她解釋說：「不必怕，那不是鬼，是我家姑娘發了病，心疼，時常這樣叫，」「妳家姑娘？」我愕然地問：「怎麼我還沒看見過？」「她住後院，從不見生人。」原來不是鬼叫，我心裏方才寬鬆些，我究竟還走不走呢？正猶豫間，同學姜文英來了，見面她便駭住了「怎麼，妳病了？」「沒有病，因爲怕鬼，夜夜失眠，所以白天沒有精神。」她笑起來說：「妳真可笑，迷信！難道我們所接受的科學的哲理的教育，在妳腦子裏一點作用也不發生嗎？不要說宇宙間根本沒有鬼怪的存在，即如有，又有什麼可怕，像聊齋中的鬼狐，那個不是體貌娟麗，翻若驚鴻似的來往花間月下，吟詩作賦，多麼風雅？若真有那等鬼，我要找她做朋友呢！好，明天送部聊齋給妳看。」她這一來，我屋子裏頓時像豎了一堵「泰山石敢當」諸邪迴避了，到了晚間膽子自覺比以前壯了許多，送來的聊齋誌異，開卷便看到魯公女篇，概畧故事是這樣的：魯公女貌美，善弓馬，天折，寄柩古寺，有張生者借讀寺中，生與女會有一面緣，自此生便朝夕禮拜，如事神明，默禱一現魂靈，如是半年，一天，生正深夜讀書，抬頭見女含笑立於灯

下，生驚喜異常，女曰：「感君情意，特來拜謝」並謂：「妾生時喜射獵，喪生頗多，罪孽深重，死無歸所，君如誠心垂愛，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。」生如所請，五年後經藏數滿，女得轉生福地。

自此始知金剛經與鬼有這樣大的感應，不管故事是否荒誕，爲了壯壯膽量，於是託人代請一部，但尋徧書肆，多對之愕然不知其爲何物，甚至竟有人說：「那是研究礦物學的才有。」最後，聽說有位中學校長，時常親近某寺長老，轉託他請到一部，我奉之若活命符咒，夜來焚香捧誦，結果不成，有些字音不敢確定其讀法，句讀又不分明，不敢亂念，只好奉諸案頭，早晚焚香禮拜，自此心中之鬼影漸漸驅除，房中亦不覺凄慘可怕了。

次年爲了升學他去，行李打好門鎖起，鑰匙交給校役，請他次早八九時把行李送至城裏某處，我便進城到文英家去，翌晨校役跑來隔窗喊我，我說：「請把行李拿進來吧。」「沒有拿行李來」，他說：「因爲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你原說教我今早取行李，怎麼昨晚你又回去啦？」我聽他這樣說，甚覺愕然，沒等我開口，他繼續說：「房東老太太說：『先生昨晚回來，是有什麼事？裏外燈燭輝煌，照得滿院雪亮，喊你燒水，一遍一遍，你總是不應。』因此我先來問問先生還走不走？」聽他這一番離奇的敘述，雖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竟毛髮悚立，簡直嚇呆了，文英問：「怎麼

「我不曉得，」我竭力鎮定，隨改口說：「我沒拿行李來，請你去替我拿來好啦！」校役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說出可怕的話來，他如不敢去取行李怎麼好呢？因此我裝作沒事的样子，姜伯母走進來問：「怎麼回事？你並沒有回去啊？」「沒有」我說：「從昨晚來到，還沒出這房門呢！」於是她老人家拉我一同坐下來說：「現在你已

影 展 巡 禮

記「菩提杯」攝影蒞院展覽

王如萍



這個久為社會人士遺忘

的地方——省立樂生痲瘋療養院，本來一向沉寂得像一湖靜靜的死水；到處充溢着沉默憂傷的氣氛，與荒涼淒清的景象。自從院中的「栖蓮精舍」，在教內大德，與本院蓮友協力經營之下落成後，好像是一顆石子，輕輕地投入寂靜的湖心，接着便激起了一連串富有生意的漣漪：因而才引起各方的注意與關顧。

現在，它已不再沉寂落寞，暮氣沉沉，並漸漸地，一步步踏上了新生、復甦的大道；在佛菩薩的護念恩光中，不但解除了他們精神上的桎梏，更喚起了學佛成佛的信心。

經離開那裏，我才敢和你講，先前我不知道，文英看你回來，她告訴我你是住在董家那老宅子，那座宅子很不吉利，大概是風水被他家先人拔盡了，那位老太太，人清淨慈和，就是命苦，三個兒子均夭折了，兩代孀居，小孫兒是個遺腹子，還有一個老姑娘臥病多年，過繼的姪媳婦，因夫婦不和自縊了。「在西廂房？」我急迫地問，「

「說是在她自己的房裏，」這句話把我的魂靈驚飛天外了，兩手抱住她的胳膊：「伯母！伯母！我就是住她的屋子，」文英走過來撫着我的肩連說：「不怕，不怕！」姜伯母繼說：「現在不必怕了——你聽我講，前年一個佃戶給她家送糧食，是個結實漢子，因為天氣太熱，讓他在西廂房門裏一塊門板上息息午再走，約有點來鐘，只聽他大吵大

五月四日的早晨，朝陽剛從東方升起，曉風吹拂着掛滿了露珠的樹梢的當兒，位在樂生院中央的「栖蓮精舍」裡，忽然鐘鼓齊鳴，一聲聲，清脆而抑揚地傳到每一個靜謐的病房，和每一位正在刷牙洗臉準備吃早飯的患者的耳朵裡。（她們聽到了這種熟悉而富有吸引力的聲音後，便急忙放下飯碗，換上整齊清潔的衣服，齊向佛堂所在地奔去。雖然他（她）們並不清楚佛堂裡今天有什麼事，同時事前也沒獲得任何消息，但每個人心裡却都有數：起碼不是平常的集會，所以，今天走出病房的患友們，顯得特別熱烈踴躍。

因為近些時來，到本院來參觀慰問的佛教團體太多了，況且每一

次都是那麼使人興奮留戀；尤其是遠在澎湖的廣慈法師和高雄佛教堂，桃園蓮社等各處蓮友更給這裡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，至今猶使患友們念念不忘：「他們幾時還會再來呢？」這是患友們經常掛在嘴上的句話，也是這裡大家一致繫念着的問題。

今天患友們聽到佛堂裡的鐘鼓聲，和樂隊的演奏，還有人認為那些熱情而活躍的青年道友們又來了呢？然而，待他（她）們急急忙忙地走出病室，老遠就看到了那些五色繽紛的歡迎標語；牆上、樹上、石頭上、到處貼得都是。患友們看了那些帶有磁性的字句後，於是大家便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！

「好消息，「菩提杯」攝影來

鬧，大家跑去，他一面叫喊，一面打筋斗，一個筋斗打半天高，誰也不敢近前，找了幾個有力的男子，才把他按下，抬到別的屋裏，睡了一覺兒便好了，問他怎麼回事，他還不知道呢！有過幾次類似的事情發生，以後再沒有人敢進那屋裏，學校遷去不久，不曉得，現在一般讀書人也不相信這些，因為我和他家是老親戚，知道得清楚，本想叫文英告訴你，別住那裏，她也不相信這些事，說你住地很平安，定是你的福份大，鎮壓得住。」「那裏！大概是我供着金剛經的關係！」

這故事遺忘多年，影子都沒有了，由於宜的一句話觸着它，全般呈現於腦海；人真是個奇怪東西，本身上的一些奧秘，自己都弄不清楚，難怪對於宇宙是這等迷惘！我接着說：「宜，今天你說將代我誦一藏全剛經，這是多麼奇妙的一迴照！魯公女的故事，我不敢相信，但金剛經的法力，却是我親身經歷千真萬確的事實。」宜呆呆的像在聽述一則天方夜譚，半響才戲謔地說：「魯公女的故事，也許是真的，我雖然是張生，却希望你像魯公女那個天壽鬼。」說着我們歡快地握手笑起來。這輕鬆的笑聲，飄過沈寂的夜幕。

天漢無聲，月輪當空了，堂上篆煙迴旋，燭光輝耀，一局零亂棋子，散在棹上，我靜靜的讀書，宜靜靜的誦經了。